

京城外卖小哥 登上《时代周刊》封面

他们的坚守，串联起隔离时期的爱与关怀

00

距离新冠病毒最近时，高治晓觉得自己都能听见细菌落在冲锋衣上的声音。

那是在疫情最严重的二月初，站在定点收治医院的分诊台，这位33岁的外卖员第一次看见医护人员从头到脚被包裹在防护服里，几乎看不见眼睛。他下意识握紧手中的手机充电线，它属于一位确诊患者的外卖订单。在近3个小时里，他是唯一接单的外卖员。

这是高治晓做外卖员的第五年。北漂十多年，今年春节，他和妻子退了车票，留在北京，整个疫情期间，一直在岗奔波。在全国，和他们一样的骑手还有很多，从拉起一级响应到小区封闭，再到如今春暖花开，这些外卖员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将那些隔离时期的关怀与爱，串联成海。

3月19日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封面发布抗疫群像，高治晓作为唯一华人面孔登上封面，《时代周刊》称赞，骑手们有“非凡的使命感”。

“其实这份（荣誉）肯定不是给我个人的，还有环卫工人、小区安保、快递员等所有最平凡普通的劳动者。”站在3月初春的夜晚，高治晓规划着第二天的线路，他享受在有一份收入的同时，能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，“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”

老人，药与荷包蛋

疫情让他觉得整座城市的孤独被放大了，那些平日被忽视的温情变得滚烫

在网上看见《时代周刊》的封面照时，高治晓觉得有点陌生，这是他第一次以这种角度打量自己，穿着“冲锋衣”工服，坐在送餐的小摩托上，即使戴着口罩，依然能看出黝黑的皮肤和眉目间的浅笑。

“原来我平时工作是这个样子。”他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影响力，只觉得被肯定就是一件好事，直到家人朋友打来电话祝贺他，家乡的媒体想要采访他，他这才感到有点惶恐，“我其实就是一个特平凡的人，把外卖送好就高兴了，那些医护人员、志愿者才是真正应该被表扬的人。”

但另一方面，如果能因为这样，让大家看见送外卖这件事的意义，以后能对外卖员多点理解和耐心，他也觉得有种与有荣焉的骄傲，这种莫名的情绪激荡在心里，高治晓的眼眶就不自觉有点红。

这是高治晓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16岁时，他从宁夏来到北京，做过帮厨、保安、传菜员，家里最困难的那几年，他白天在饭店工作，晚上就去做保安，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，挣到的钱大部分寄回家。生活磨砺是最好的老师，他成了一个好脾气的人，也更容易

理解别人的不容易。

大年初三，北京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的第三天，平台上传来一位客户的订单，那是等待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，需要先到他家拿到处方后，再到医院拿药，而医院则是新冠肺炎的定点治疗点。几乎只犹豫了几秒，高治晓便接下订单，因为他觉得病人肯定在期待被帮助。

来到客户的家中，干净的客厅衬托得老太太更加瘦小，她一个劲儿地嘱咐高治晓要注意安全。往返很顺利，这时的北京，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。将救命药送回后，老人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询问着，得知老人还没吃饭，高治晓猫进厨房下了一碗面，顺手打了两个荷包蛋，离开时，还把老人的垃圾倒了。

“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明白那种一个人的孤独。”疫情初期，高治晓觉得整座城市的孤独被放大了。大厦开始封闭，小区不能进入，街道上鲜少见到车辆和行人，来领取外卖的客人，裹在厚厚的棉衣里，眼神疲惫，但也同样是这样的时刻，那些平日被忽视的温情变得滚烫。

有的客户会将购买的水果分给高治晓表示感谢，有的人在领取外卖后会远远举起大拇指挥手，还有一位客户，直接定了两份餐，然后送餐时告诉他，有一份是给他点的。也有轻松时刻，有客户留言请外卖小哥为他画一只小老虎，“我就画了一只小猫，不知道他看出来没有。”

确诊病人的订单

他怀疑自己是不是“中招”的紧张，在接到一位确诊病人的订单后神奇消失了

也不是没有害怕的时候。

疫情最初，外卖员应该是城市最先感觉到气氛紧张的群体之一。订单中，购买消毒药水和口罩的开始增多，在药房，慢慢有口罩售罄的告示摆出，在写字楼，消毒的频率增加后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道。

高治晓也开始往家里搬防护物资，他跟着客户学，购买相同的消毒水、酒精、免洗洗手液、口罩……“我们是服务别人的，要对自己和别人负责。”

在全国多个城市启动一级响应后，外卖员的微信群里，大家开始分享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，哪个小区出现了疑似病例，哪里被封闭了……焦灼的情绪蔓延，最严重时，高治晓觉得自己浑身都不舒服，一有咳嗽或者是头痛，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“中招”了。

这样的紧张，却在接到一位确诊病人的订单后神奇消失了。

那是一位已经住院治疗的病人，独自在医院，却没有带手机充电线。在三个小时里，这个订单出现了又取消，反反复复，直到高治晓接单后，对

方直接告诉他，自己是感染者。

“送了这单，出了医院后，我觉得脚有点软，连忙拿出消毒液，把自己从头到脚喷了一遍。”站在3月初春的夜晚，在快手平台的直播中，和记者连线回忆起这一幕时，高治晓说，有了老太太和这一单的经验，他反倒不那么紧张和惶恐了。自己每天都接受健康检查，还会花20分钟为摩托车和衣服消毒，口罩也是检查再检查，严丝合缝地确保戴好，“要相信科学，我的防护措施到位了，就不会感染的。”如今，他最想知道的，还是那位下单的客户痊愈没有，“都这么久了，肯定好了吧。”

疫情期间，送餐的订单减少了，购买米面油蔬菜水果的多了，甚至还有生活用品。高治晓接单最多的一天，完成了70单。那是在情人节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，他的订单里，有了送鲜花和礼物的需求。这天，还有别的外卖员在接到的订单里，提到向收件人转达一句“我爱你”，高治晓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他常常会猜想，自己接到的每个订单的背后，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和人生。

“不过不管是什么故事，这样的祝福总是美好的。”高治晓觉得，自己说不出“我爱你”，但他会在那天回家的时候，给妻子买上一束红玫瑰，“每天出来，只要想到家里有人在等着，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特有盼头。”



▲3月19日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封面发布抗疫群像，高治晓作为唯一华人面孔登上封面。

小摩托上的日常

他热衷于记录下自己在外卖小摩托上的日常。因为疫情，他感受到了珍惜身边人的真切。

抱着花，高治晓记录了自己进屋前的喜悦和忐忑，“虽然是老夫老妻，但是生活还是要有仪式感的。”这是他的习惯，在快手的平台上，留下每天一小段视频的日记。在他的记录里，双十一大学物流的冰山一角、平安夜前大厦门口五彩璀璨的圣诞树、元旦深夜街头“新年快乐”的祝福……在这个时刻，城市的繁华，他并不只是过客，而是场景中的一份子。

疫情期间，他的工作时长和过去差不多，每天十多个小时，晚上九点左右收工。在空旷的街头、天桥下、小区门口，他絮絮叨叨讲述着自己一天的见闻。3月18日，北京大风，即使戴着口罩，高治晓的嘴里鼻子里还是进了不少沙子，他不得不提前回家。他的家，在3月12日展示过，墙皮脱落的小隔间不到八平米，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，房租水电加起来每月1500元左右，“这就是寸土寸金的北京，致敬每一个北漂族。”

也有糟心事。3月2日，北京雨夹雪，他本想着能多接几单，但电动车却

坏在半路。他跑着送完四单外卖，推车走了五公里，一天下来损失两百元。还有腊月二十八那天，一份黄焖鸡米饭送错了，他自己赔了32元。但更糟的是，从那天开始，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封闭，他开始站在小区门口等客人下楼取外卖，接单效率降低了很多。

他经历过最糟糕的时刻，也感受着春暖花开的希望。如今，城市的交通开始繁忙，路过北京的一些景点，他能看见戴着口罩观赏的市民；经常接触的一些餐饮店，有的关门停业没有挺过去，更多的正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活下去。

高治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改变，他依然热衷于记录下自己在小摩托上的日常，“等我老了，我可以停下来，看看自己的生活，回忆自己的经历和过往，也希望向大家传递一个正能量吧。”

在北京十多年，他见过古都的四季，他喜欢订单价格更高的冬天，不喜欢会让鼻炎黏膜炎犯起的春天和夏天，他一直计划带着妻子去看看香山的红叶，但是以前一直没时间。不过今年他一定会去了，因为一场疫情，他感受到了珍惜身边人的真切。

“到时候，我还是会拍成视频，记录给大家看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



扫二维码
看相关报道